

以賄賂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莛以忠諫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悉逐之莛洵大飲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崔莛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己求之耳亦可為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對言請破邊成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成為誰對曰路巖親

### 上怒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為路巖而庇邊成為邊成而流陳蟠叟蟠叟己之忠臣也邊成宰相之姦吏也其輕重類之公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揚情猶足以免其身己既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官私而以心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詰價公道壅塞紀綱紊亂而不可支持之執作矣

路巖享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道邇不進不能盡其餘黨又貪需獲不時上功貶思州司馬

康承訓討龐勛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道邇之事勛既平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巖二相復治之

公行嚴保衡為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司當得故不通銀請  
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為終不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  
夫為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一重典而負之罪荒快忘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毅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忌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韋毅裕身為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可乃從屯于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之能譏  
之毅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主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樓

膜拜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  
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此  
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  
感心何至於是子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  
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三亦為不然前朝如氏也是以保衡  
怙帝婿之愛不欲膺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  
鑿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  
喜怒乃皆為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以不容也

僖宗

唐紀

劉瞻之相瞻之取也劉勣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費律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勣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測以不測此世俗以推意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二王巖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乃飲仇人之酒知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後連年水旱盜賊蜂起

懿禧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勣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十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官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而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寔安龍祿了不預知至德得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歎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空惟比目魚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諂

諛偽更唱迭和蓋人奴也尚何物恠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日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能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瑒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自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訂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怒盡忠帥牙兵攻殺文楚請克用為留後克用令軍士丹文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蔚嵐等軍

子為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止仗石礮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與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耶夫淺中暴悖之人則無所不為而作亂者英雄豪傑公蓄智韜勇以待事變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為邕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日募土人禦蠻寇所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為賊所破文楚

親罹此患餘買不悛又施之大同減削軍食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菹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亦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曰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辟戾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三相立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  
無亦乃爲上言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  
若有開藉格去非心治自內與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羅州擊黃巢黃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盛兵  
守昭挂梧求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多策也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力摧沈巨盧瑑昧於制勝之道且爲宰相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矣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賊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靖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臣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徃徃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  
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人適足塞責而必望  
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快活之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  
若巨容留賊以為重員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畜此  
數盡乃殄賊恩榮去為唐臣顧不賢於吳寇自封之  
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也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  
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遼韃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遼使取之克用  
知之與其豪傑飲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  
北來必為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立功不亦  
快乎人生誰能老死注耶遼韃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果之動靜則其經營  
之略耳目之遠為如何天下亦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  
日磳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業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尚  
使早得而使之克用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遼韃言者人以  
為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遼韃信之詭詞偽  
貌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去已歸罪於蓋攜貶太子賓  
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  
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父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  
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注謂初年奏疏其意氣  
豈不壯哉終自免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為主其意謂媚

則散故揚叔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與死之刑盧攜雖無伴  
於令殺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  
為戒也

巢其左憎官吏得即殺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  
也其來久矣奚為後予欲其後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  
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而古  
之時有為縣令執仇者有為郡守雪恥者有從其征役饑  
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  
冕至為人怨疾甚於虎狼蛇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  
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為說推剝曰苦如恐弗攻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為  
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以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為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既臣之矣而又納亡命  
匿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  
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為亂而已  
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召朝貴飲濬耻於眾中拜乃先謁之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既慮玷辱何憚更改今  
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  
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九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為  
門生或為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既委質矣而畏人  
之知抑何異於拚耳盜鍾使其拚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  
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賈逵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  
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  
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  
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  
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畋為僖宗畫命將之  
策視諸相為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足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  
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幾覺之易悟  
也凡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怪其字而不舍筆墨虛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肴核聞然如雷聞乃不出於日晝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為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嵩呼與夫壇祠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顯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  
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颺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為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為害僖宗之詔責駢獨使鄭畋為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為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  
陳敬瑄榜邛州九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宣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為旅人不宣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視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揚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八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弟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揚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  
已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

召李克用雖揚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  
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憚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  
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  
人慘忍忤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  
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  
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逼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次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裘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  
以藩鎮挈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貴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  
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妾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魯不出此，乃爲反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手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罷，揚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揚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一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旣得免，宜爲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急難苟免，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驅鼠飲河，過於杯水。笑語卒獲，昧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温恭之道，至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各由涼德。』違取修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揚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當加刑誅，祗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與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拏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步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莊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蕃孽更生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臺昭度

遣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克用合逼乘輿幸興  
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煜遣拒之玫督百官立之使遣為冊  
文遣辭玫自加侍中以遣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諂佞猶當本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田令孜自上幸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推為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遘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  
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下乎且已未嘗為  
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致王重榮殺愬軍駕遠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滂時朝士受愬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遘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滂則有間焉宋氏謂宰相孔緯與遘有隙劾其偽署而殺之緯遘何隙直以上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遘辭疾不見以是為憾耳雖然遘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豈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為遘區別惜哉以思考之遘之死由田令孜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遘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平久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與相此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栢文慰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為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亡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益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雉伯陽好田唐莊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可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壞垣白

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  
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山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  
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  
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  
揚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六口有百倍  
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為者夫人能為之而三人獨能成其  
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坤田畝之闢租稅之入  
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  
十八縣皆以全義為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為  
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壯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昇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為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以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惴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死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  
齊享祿齒辛之後有國而祿公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  
若駢所得猶未足以瀆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  
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  
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  
理也駢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揚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  
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可以  
收揚人之心委秦君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歸揚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  
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  
於曾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毅愨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揚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  
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  
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士乃受其私  
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者得全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詎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誅必以爲險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毅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恨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第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官堅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為喜必以安其身為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  
盡從中外之望准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  
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為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為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父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鏐擒之朱全忠與鏐有舊永之表意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為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鏐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同事有從權勿以小  
多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  
借亂之事未有不自敬而著故孔子曰惟各與器不可以  
人皇陶曰五服五等哉傳曰惟衣裳之等綈衫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為師傅封王爵特示有種者耳昭宗  
所請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謀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不服以為階

初張濟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濟  
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濟其為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濟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濟請強  
兵以服天下於是廣募兵會朱令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  
濟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治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濟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公佐時君平僭亂也  
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致反覆二賢之間哀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已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濟何獨能之唐室之勢幸懿僖亂則  
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信欲速見小利始任  
張濟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以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  
任其重如此

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  
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黽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折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叛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濬之誅僥倖成功天理人心豈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能勛剪黃巢義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  
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  
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  
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  
方且輕騎叫闔頭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於  
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眷已敗朝廷震  
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  
四朝馮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宰臣撥鉞禁旅就行濟河  
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  
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多賞失在效尤遂攻雲  
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履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潘格  
鬪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黨蒙開宥察其精  
神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前返回於陛下之辰坐納制  
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  
爲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爾而思各  
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禦之  
惡人去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  
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知已何然未  
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言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停掠有軍士  
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扣安流離禁軍士虜掠  
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  
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  
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  
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  
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  
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  
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  
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  
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荳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覓所長而建不能又忌人勝  
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  
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  
用而不能為文考也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  
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  
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  
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又奇者也欲教事君  
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  
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  
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建屢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致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報讐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廬州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冢行密攻斬之左右請殺其父祖冢行密曰何為效之

父祖冢見發入三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然可釋矣寔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向使不得儔而泄怒尚不當效况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里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甚嚴管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為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為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合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享太平非有艱虞憤懣于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存忍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祭好詼諧為歇後詩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堂更性生祭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祭搔首曰歇後鄭三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人常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克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祭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蒼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比固小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鮮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董昌苛政重斂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為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為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效至計宣勤勞適足以酬塞殊錄智計而不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為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覬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况於斂民財買國爵乎夫竭萬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尚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卓竇

上以郊畿多盜有跡垣入宮或侵犯陟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役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爲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爲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不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歸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

天懼考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據李谿罷相又同昭緯被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遺杜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脅誅宰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行數陰以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平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首今且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虚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  
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儂淨輕狡之心以  
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  
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頭危迫不有不動心  
與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昭之交私議論漢法誅  
之以結強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焚剽君父乎此義也愚人  
容有不能知姦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兵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  
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攜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信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護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涇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置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主



也雖知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道於強弱非必公也  
之是北辰不居其所眾星將安拱哉春秋不以諸侯朝于  
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駁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  
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  
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  
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  
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變再  
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詣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與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䟽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自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渥旣罷詣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口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弒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爲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